

東京の誘惑

葛笑政 著



96235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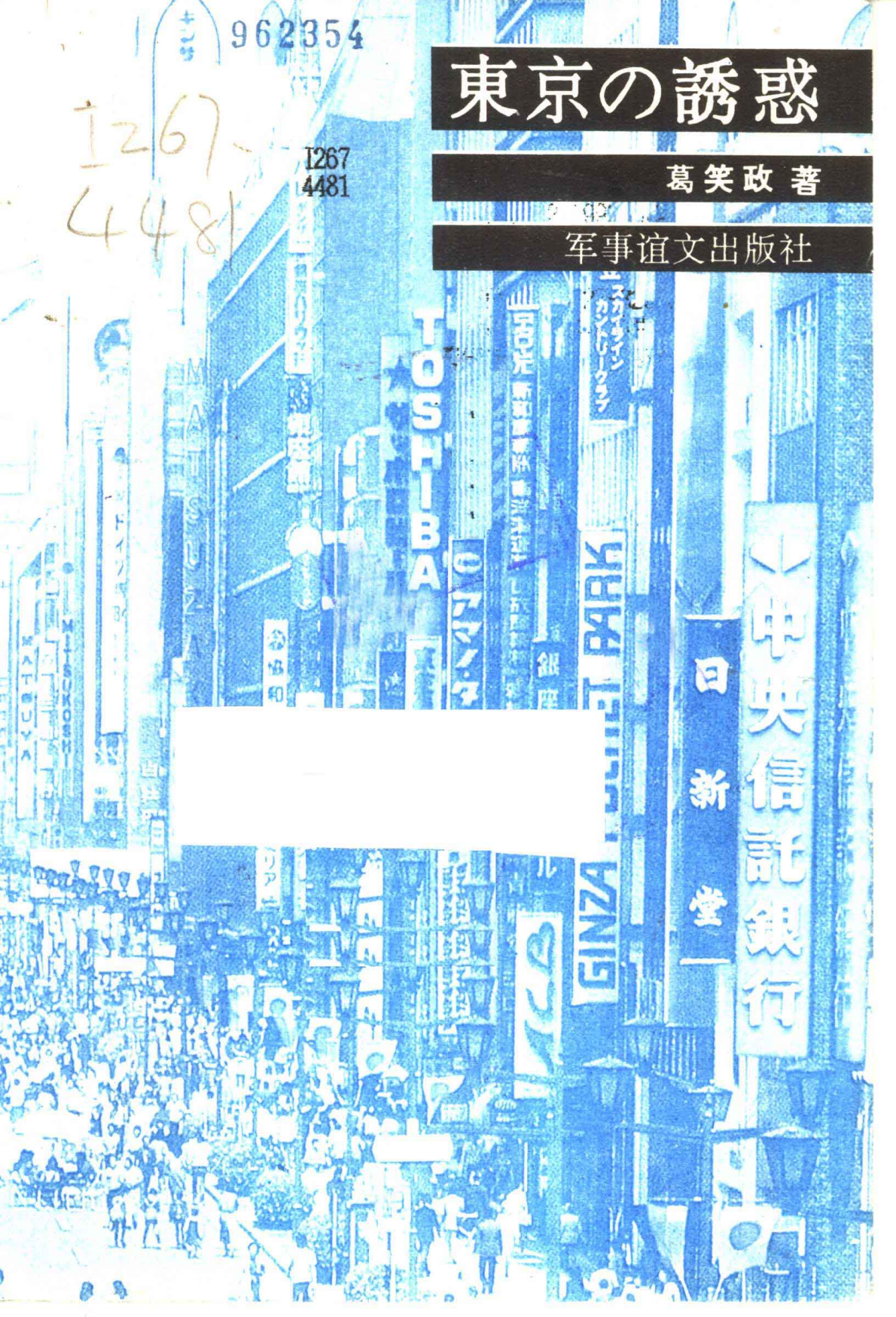
東京の誘惑

葛笑政 著

軍事谊文出版社

I267-
4481

I267
4481





葛笑政，祖籍山东，
1956年1月生于广州市，幼年随父母迁居北京。16岁入伍，曾在总参某部服役十年。1982年转业后进中国作家协会工作至今，其间曾赴日本自费留学两年。曾发表过小说、散文、纪实文学、评介、翻译等文学作品。

内容提要

经济高度发达的日本、有堪称世界一流的服务业,有良好的国民素质,有平等竞争、自由选择职业的社会机制,同时也有充满色情的成人影院、醉生梦死的夜生活、门庭若市的赌场……

在这样一充满诱惑的大千世界里,日本人究竟如何生活?在东京的“异乡人”又如何生活?作者用素描的手法真实地再现了他们的生活,向读者展现出一个既不是天堂又不是地狱的日本。

责任编辑:张丽
封面设计:苏彦斌

目 录

序	李国文 (1)
迷 宫	(3)
电车趣事	(10)
成人影院	(21)
拍婆子	(30)
留学生的外交方式	(40)
山田料理店	(47)
爬金库	(60)
日本人的服饰	(90)
夜幕下的酒店	(99)
旋转寿司	(113)
浴室见闻	(121)
饮食一斑	(125)

清扫夫	(132)
顺手牵羊	(145)
咖啡厅	(151)
垃圾大王	(154)
银行卡	(161)
同室操戈	(169)
“上帝”的殿堂	(179)
变异的同居者	(186)
新 闻	(197)
语言学校	(205)
苦与乐	(225)
窗 口	(231)
电 话	(239)
街心漫步	(244)
出租车	(250)
国中之国	(257)
黑 户	(265)
无悔的憾事	(275)
木村社长	(286)
后 记	(301)

《东京的诱惑》序

李国文

听说笑政到日本去了，后来又听说他从那里回来了。

起初，我还是真的没有太在意，这些年，门户开放，走向世界的人越来越多，出国已经成了潮，自然不那么新鲜和被人关注了。那时，他是个挺出色，很能干的青年，笑政干吗要到日本去自费留学？

好多人都出去了，有不同的出国原因，有不同的出国办法，当然更有不同的出国打算。但笑政算是怎么一位出国者，我说不好。后来，他回来了，偶尔碰见，也没有什么异样，仍是那么一股朴实和充满朝气的样子，那眼神，总是亲切的，热情的。出国和归国，对这位青年作者来讲，好像到外地出差没什么两样。我多少有些纳闷，既未腰缠万贯，也未青云直上，仍是回到了原来的单位，就不禁替他想，所为何来了？等到笑政捧给我一本他写的纪实文学《东京的诱惑》，我可着实地惊讶，和由不得为年青人的勇气，表示钦佩了。

敢情，是这样一位有心人！

他不但闯世界，而且也去写世界，这抱负果然不凡。

怀揣八千日元，只身在异国他乡，搏斗求生，孜孜不息之际，笑政，这个年轻人，敢以作家的心灵，记者的眼睛，去体验观察那陌生新鲜的世界。他一方面是生活的参与者，一方面

又是“冷眼向洋”的旁观者。点点滴滴，日积月累，眼看心记，耕耘不辍，既为生存奋斗，又为创作准备，这实在是很具有孟子所说的劳其心志，饿其体肤的精神了。所以，他磨炼了意志的同时，也淬砺了他的笔力。

谓予不信，此书为证。

这世界本来很小很小，一衣带水的东瀛，则尤其的近，近到仿佛在鼻子底下的程度。所以，拿着公费到日本去游逛游逛者，已是家常便饭。花国家外汇去学习中医中药，考察做豆腐，烙馅儿饼，并非新鲜事。总有一天，到日本国去学习中国话，学中国字，也决不是天方夜谭。这些人去了，也就是去了。对于那乡那土，能告诉我们一些什么呢？

但笑政却洋洋洒洒，不拘一格地写出了这部纪实文学，让我们看到了他眼中的日本。在他的笔下，也许是切身感受，更为深刻的缘故，也许是精于观察，善于描述的缘故，侃侃而谈，引人入胜，读着读着，好像随他一起挤在东京繁花的街道上，东张西望，满目新鲜。特别在他这部书中，透出作家的从容和自信，那遒劲有力的表述，和鞭辟入里的剖析，表现了他日趋成熟的风格。我相信，想通过这部书一窥我们东邻的全貌、也许不尽可能；而且，这也不是作者所企求达到的目标。然而，一滴水中可见海洋的话，那么，我们不禁看到那个大都市一角中的日本人，也看到了那大都市的一角中的我们的同胞。所有这些普通人的快乐，烦恼，奔忙，在人生道路上跌跌撞撞，不也像一面镜子，看到我们自己么？

笑政在跌跌撞撞中写出一部书，我为他高兴。

1992. 6. 15

迷 宫

头一次坐飞机就是从北京飞到东京，不由想起小时候姨妈常说的一句话：人真是个活宝，今天在这儿，明天就到了那儿。

从空中俯瞰，东京像一座杂乱的迷宫。如果徘徊其中也许很难再走出来，但我还是祈祷飞机别掉下去，不能亲自在里面转转那才叫冤呢。经过几个小时的颠簸，一直悬在空中忐忑不安的心，总算着着实实地落在了地上，我下意识地在胸前划了个十字。满以为只要走出机舱就万事大吉了，其实，当我走进成田机场时，就已经步入了东京这座富丽堂皇的大迷宫。

说来也巧，那天乘坐中国民航九二九班机的乘客几乎全是西洋人，不知道他们讲的是什么语言，也不知道他们属于哪个国度。若不是托得熟人走点儿“路子”订到机票，我自知难得有幸与他们同行。西洋人有说有笑，一个大胡子男士还滑稽地作出端冲锋枪的姿势冲大家比划，引得众人哄堂大笑。我猜他们是在开着有关劫机的玩笑，但我怎么也笑不起来。我们坐在一个机舱里却行同陌路。高空中气压很低，又被一群西洋人包围着，我感到心里很压抑。前方是一片陌生的土地，无法预测

的命运随时都可能捉弄人，想到这些，我的脑海里不断跳跃着各种念头，也许同日本人在一起会好些？也许同类文化的民族间容易相处？也许、也许……，一种对未来不可知的茫然感始终充斥着我的心中。

本来，出了机舱可以跟着那群西洋人一起走出机场，可是我却怎么也摆脱不了那种压抑感，偏偏不愿跟在他们后面，尽管我并未受到任何不公的对待。一种无以表述的心理支配我离开了西洋人，独自向其他方向走去。

成田机场是座现代化程度很高的国际机场，机场很大，有许多通道，我独自一人提着行李在机场内转悠了很长时间也没找到真正的出口。其间，我遇到了好几个关卡，站在关卡处的公务员个个表情严肃、目光敏锐。过第一个关卡时，边检人员还着实认真地检查了一番行李和证件，然后对我说了些什么，见我只是呆呆地看着他们，知道是在白费口舌，只好放我过去。后面的关卡也是如此，统统予以放行，因为我们之间实在无法沟通，我说话他们听不懂，他们嘟囔一阵我又不明其意，总是大眼瞪小眼。我本不该走那些关卡，可竟能畅通无阻。也许是因为经过一番审视，边检人员见我傻头傻脑、土里土气，便断定偷渡者不会如此泰然自若，恐怖分子不会如此坦坦荡荡，干脆，给我开了绿灯。尽管我一连顺利地过了几个关卡，可还是没能走出机场。当时，我心里非常着急，那群西洋人已出了机场，而我却还在机场内徘徊。照此溜达下去，说不定会走到哪儿去，说不准还会走进哪架飞机里，真的被带到那群西洋人居住的地方。

历经周折总算出了关，我急出了一身汗，但我还自鸣得意，因为我终于成功了，没有跟在西洋人身后而是独自走出了机场。

有人说上帝会指点人们走出迷途，我擦着额头上的汗，不无褻渎地想，上帝对我也爱莫能助，他得先上扫盲班学点中文，否则，我们之间也同样根本无法沟通。我独自走出了机场这个小小的迷宫，它给我带来了勇气和自信，相信自己同样能够走出东京这个偌大的迷宫。

D君是我在东京结识的第一个日本人，受朋友之托他专程来机场接我。D君为人憨厚朴实，而且很热情。尽管如此，我还是无法恭维他的相貌。D君长得其貌不扬，中等身材，面部皮肤很粗糙，给人一种就是用泥子抹也抹不平的感觉，沙哑的嗓音显得他说话很吃力。他是位出租汽车的司机，可接我时开着辆破旧的私车。我有些不解，在北京，许多司机开着公车接送老婆孩子，稍带解决亲友用车也是天经地义。我坐在汽车里徒劳地琢磨着眼前这位初识的日本人。

出了机场汽车在高速公路上奔驰，开不了多长时间就会遇到一座像龙门似的大关卡，所有要过关卡的车辆都得停下来交费，一路交到市区着实花了不少钱。离东京市区越近车辆和岔路越多，想来，若没有当出租汽车司机的D君来接我，恐怕连进入东京这座大迷宫都很难。正是D君把我带进了东京都，让我置身于这个色彩斑斓的大迷宫之中，让我有机会认识它，熟悉它，了解它。

回想起来，找不到出路陷在迷宫里的人还真不少，D君就是一个。D君早先并不是开出租汽车的，他曾开办了一家公司，自任社长。那时他挺富有的，不知是否幸福，但至少有个完整的家，老婆孩子热炕头，日子过得不错。然而，生活富足的人都不少了在闲暇时找点乐子，有一阵，D君常去一家酒店喝酒，不

是因为那家酒店的酒好，而是因为那家酒店的老板娘有魅力。老板娘处世圆滑，对待男人总是若即若离，不卑不亢，可亲不可近，弄得D君常常想入非非，却又总是不得其手。越是这样，他越像个酒鬼似的禁不住想打开盖子亲口尝尝，于是三天两头泡在那家酒店里。

商品社会中残酷的竞争哪容得半点敷衍，结果，D君在酒店里泡没了公司，还泡进了上百万日元的酒钱。他的公司实在维持不下去了只能倒闭，D君欠了一屁股的债，老婆带着孩子也离开了他，真是雪上加霜。

按说D君可以破产，受破产法保护不必偿还所欠债务。但他不愿意，资金来源中许多是从亲友处贷借的，社长可以不当人还是要做的。为了偿还债务D君只好去开出租汽车，开出租车虽然社会地位低下也很辛苦，但是能多挣些钱。直到这时他才仿佛悟出了点什么，开始拼命地工作挣钱，可却留下了嗜酒的恶习，如果没有酒，他会情愿将自己化成酒精。我见他每天都要喝四、五瓶啤酒，总觉得他往肚里灌的不正是他自己酿成的苦酒吗？

落得妻离子散的D君加入到了单身汉的行列，在日本，这行列里足有二百五十万人！当今的日本妇女中，许多人已对那种专司家务、伺候丈夫、生儿育女的传统角色感到厌倦，她们不顾古老的传统观念，毅然走出家门，像男人们一样要工作要自由。为了表现个性的解放，许多妇女学着吸烟。有统计表明，日本男性的吸烟人数在逐年下降，相反，女性吸烟人数在逐年增加，已达到在比例上相近的程度。下班喝酒也已不再是男人们的专利了，妇女们结伴堂而皇之地出入饭店酒店。传统的婚

姻观念已被她们抛在了脑后，一些新一代年轻女性甚至宁肯终生不嫁。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日本，是在美国一手扶植下发展起来的，没把裕仁天皇作为战犯送上绞架，也是美国人的恩典。尽管近年来由于长期受美国的摆布而出现的逆反心理在日本人中不断增长，但仍能在许多日本人的言谈话语中感受到强烈的崇美心理。

四十多年后的今天，日本已成为令全世界刮目相看的经济强国。但是要想真正走向“国际化”，成为超级大国，日本就不得不向美国学习。美国扩大其在全世界的影响力的重要方法之一，就是大量接受各国的精英人才和留学生，使他们将潜移默化中接受的新思想新观念带回自己的国家。日本人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他们知道光靠经济上的强大仍不能影响世界。

因此，日本前首相中曾根康弘在任时，制定了本世纪末接收十万外国留学生的宏伟国策。暂且不论这一政策是否带有盲目性，是否能在将来如愿以偿地将日本的影响扩张到全世界。随着这一政策的实施，东南亚数以万计的留学生蜂拥而至，其中自然不乏大批妙龄女郎。这在某种意义上讲给那些能够得到物质上的满足，却得不到女人温馨的二百五十万日本单身汉带来了新的希望，使他们不得不将寻求幸福的视线转向了外国人。同时，大批留学生的出现也给予日本人以新的启发。一些地区相继成立了为日本单身汉联系介绍国际婚姻的机构，有的地方甚至在审批留学生签证上也优先照顾女性。可见即便在高度发达的“文明社会”里，爱情与婚姻也难两全。

D君就是在这种形势下走了桃花运，娶了一位比前妻更年

轻、更漂亮的中国姑娘。虽然同样是在酒店里认识的，但整个进程却比“泡”那位老板娘顺利多了。D君给予了那位人生地不熟的中国姑娘很多帮助，很快他们便结了婚。在我看来，他俩人实在不般配。但是姑娘想留在日本，D君需要安慰，各求所需也就不必说般配与否那样的微词了。

D君有幸娶了新娘，可却无法像传统的日本男人那样养活这位年轻美貌的中国姑娘。姑娘只好继续外出打工挣钱，而她打工与现代日本女性追求独立、自由和个性解放截然不同，完全是生活所迫。D君挣的钱几乎全部用来偿还债务，只好用姑娘挣来的钱维持俩人最低水准的生活。这对于一个离开祖国，离开父母宠爱的弱女子来说，苦不堪言。

有一天，D君得意地告诉我，他托朋友帮忙买了一辆非常便宜的汽车，不用交纳当年的税金，一共才花了十万日元。这个价格在日本简直等于白给，实在不能再便宜了，我甚至怀疑那辆车能不能开。似乎为了证明这辆车不错，他专门开着那辆破车带我跑到很远的平塚去参加一个当地的传统节日，这辆车在高速公路上竟开到了一百多迈。这个小插曲足以说明倒闭后他的生活有多么拮据。

此外，由于语言上的障碍，生活习惯的不同，思维方式及观念上的差异，他和新娘之间常常发生不愉快的争吵。

姑娘究竟得到了什么？大概仅仅就是一个在日本永久居住的资格。然而，在她心里留下的，要比D君所欠的债务沉重得多。

无论什么人都得为婚姻付出代价。

不久前，一位女性朋友想去日本留学，征求我的意见，问

我去日本好不好。这个问题实在难于作答，说东京是天堂或地狱都不真实。当我得知她准备只身前往日本时，我便直言不讳地问：

“你还想和你丈夫过吗？”

“当然。”朋友回答得非常肯定。

“那你最好不去！”

这样说真有点谈虎变色之嫌，但是，东京的确是一个充满诱惑的大迷宫，许多人走进去便再也走不出来，即使能历经坎坷走出来，也很难保住原有纯朴、完美的形象。

电 车 趣 事——

出国之前，按国家有关规定允许每个首次自费出国人员可以用人民币兑换八千日元，这相当我在国内近两月的工资额。到了东京攥着这点儿可怜的日元真舍不得花，可是每天都得上学务必买张月票。

东京的铁路（有轨电车线）原分为“国铁”（国营铁路）和“私铁”（私营铁路），由于“国铁”连年亏损，后来不得不分段拍卖。现在东京的铁路已全部私有化，分属不同的公司或财团，但管理上实行联营。

月票的出售方法绝对不同于北京，全部实现计算机管理，任何一天都可以买，从购买之日起顺延一个月有效。若一次购买三个月或六个月的月票在价格上还有不同程度的优惠。月票的使用上也不分什么线或那家公司的路段，只要在申购单上注明起点和终点，即可购得此段线路的月票。但这段线路以外则需另行买票或补票。

为了学业我买了张从住所到学校的月票，约二十分钟的路

程，没想到一下就花了七千八百日元，我真被月票的价格下了一大跳。难怪说东京是全世界消费最高的城市之一。朋友告诉我说，这点钱在日本人的收入比例中根本算不了什么，这我相信，但是，这八千日元是我在国内用两个月的工资额兑换来的，实在心疼。看来我在国内一个月的收入在东京连一天也过不下去。

东京电车业的管理水平很高，每趟电车都准确按时刻表上的时间正点到达，从未有误。当然，我在东京生活的两年间也有过两次误点。一次是因为发生了地震，为了安全，电车暂时停开，一次是因为有位中国姑娘卧轨自杀，电车停开一段时间处理事故。毫无疑问这是两次意外。

从宿舍到学校，需要在高田马场倒一次车。而高田马场距东京著名的繁华闹区——新宿，乘快车只需一站就能到。刚到东京没有工作，放学后有足够的闲暇时间，真想观赏一下这座现代化的大都市，尤其是久负盛名的歌舞伎街。无奈我的月票只能用到高田马场，剩下的路段要买票。那时真可谓“一分钱掰成两半花”，真不舍得花去所剩无几的那点钱。然而心里总有些不甘心，离新宿那么近不去逛逛，枉来东京一趟。

趁一天放学早，我独自背着书包挤进开往新宿的快车，想“蹭车”去新宿开开眼。到站后下车的人很多，我随着摩肩接踵的人群向出站口走去，心想，这么多人不会发现我吧？我抱着一种侥幸的心理往外走，可是越接近检票口心里扑腾得越厉害，恐怕当时紧张得连步态都变了，浑身感到不自在。出站口有三个，每处都站着一位检票员，检票员都低着头似在漫不经心地玩弄着手中的剪票钳，熟练转动剪票钳的样子，很像美国西部